

使其老衛藤尾張請援。於是藝侯發防長二州兵八千人赴立花。薦野宗鎮奴留湯融泉米多比大學助等。不知鑑載有異志。每相與議軍事。一日鑑載以舞樂召宗鎮大學助而殺之。急攻白嶽。融泉僅以身免。走後筑。四月。藝師入立花。於是梅岳公軍於後筑赤司。吉弘鑑理白杵鑑速軍於八町鳴。徵兵近邑。將攻寶滿。會鑑載叛。二十四日。率三萬人傳立花崖下。鑑載與安武民部衛藤尾張及藝將清水左近合兵一萬拒戰。主客相搏。積屍與崖平。日晡公揮兵先登。城兵

潰散。鑑載自殺。

祿光按九州軍記。公誘鑑載臣野田。更率兵東走。欲俟天明與原田清水等合奔藝野田。以告公。將兵追之。鑑載知不免。入松林中自殺。豐前覺書。鑑載出走。公要擊殺之。略與軍記合。今青柳東南小阜上有松林。距立花一里餘。

有鑑載墓。一小祠。榜曰立花宮。其榜今亡。

奈田主水生獲民部。藝師及高

橋兵多死。餘皆走名嶋。

祿光按大友興廢記。原田親種與鑑載叛。及鑑載死。即降。

原太郎次郎獻鑑載首於豐府。留白杵進士津留原

掃部奴留湯主水守立花。

九州軍記宗像追考記。竝以奴留湯主水為田北民

部。未知孰是。

公軍於野田。鑑速軍於田籠。

九州軍記作小

竹鑑理軍於青柳。欲盡誅前筑諸豪與秋月高橋

者。諸豪聞之。皆走寶滿秋月。九州治亂記。宗像追考。略同。○孫光按。大友

興廢記。以鑑載叛為永祿八年。立花記。懷覽記。並言八年叛。十一年又叛。皆誤。薦野家譜載。永祿十年。鑑

載融泉與宗像氏貞戰團原及敵町積。豐侯賜增時書。有宗像戰與鑑載融泉謀之語。可見十年鑑載未

也。叛

由布惟次言。立花城主鑑光先世以來有勲於豐。加以

屬尊。豐侯遇之極隆。鑑載少側微。已從肥筑之役。屢

有功。及為立花城主。禮遇與先世不異。稍驕恣。欲滅

豐府。以據西州。事露見誅。鑑載亦雄傑。其母自幼誨

以悖逆。終至覆宗。淺川聞書下同。

由布惟次又言。立花鑑載實軸丸右近子也。或以為秋

月文種遺腹子。文種之誅。其妾方娠。有姿容。右近納

以為妻。無幾免身生男。及右近有罪見誅。一萬田彈

正欲取其妾。以有子辭。併取其子養之。甚愛之。託

田原吉岡等欲貴之。右近故立花氏臣。藏立花系譜

及寶器。以是為資。得立為立花氏後。或曰。鑑載之母

故秋月氏女。右近嘗與通。因取之。

七月二十三日戰於宇美河內。公賜書賞之。上功

簿簡首有公押字。御讓狀○祿光按是役未詳敵為何人。

衛藤尾張之援鑑載誓同死生。及戰敗棄鑑載走。為人

所笑。病之。欲取立花以雪恥。招集散亡。與原田親種

清水左近合兵。八月二日黎明進攻立花。守將曰杵

田北等告急。於是公從野田。鑑速從小竹。鑑

理從青柳。率兵救之。祿光按是歲四月討鑑載。至此三月餘。野田小竹諸軍皆

似草次。不當淹滯如此之久。據御讓狀。七月二十三日。戰於宇美河內。則是時公不得在野田。本書必有

謬誤。然別無書史。鑑速鑑理懼敵取城據之。自可徵。姑待後考。

將大軍背城以戰。兩軍皆疲交綏。敵更衝公

軍。公督兵圍之。祿光按九州治亂記戰酣。公下山過松林。臨海布陣。蓋當時立

花西北有通道。今上府下府等地是也。西南沿海別有驛道。與今所由不同。公布陣當在其間。且是戰野

史皆以為生松原。由九州治亂記所載過松林布陣而誤。說見於後。鑑速等亦鼓譟薄其

後。親種等知不免。殊死戰。公分其兵為六隊。小野

鎮幸先合。由布惟信承之。後藤種長又次之。

堀安藝安東周防高野大膳。皆帥一隊。更進

戰。藝及原田兵死傷殆盡。獲尾張。左近從殘

兵十餘人。自新宮乘船走長門。親種喪馬步

鬪。又失其冑。其臣萩原五郎兵衛等諫曰。

君不如姑逃以為後圖得逸馬以進因潰圍西走過博多姪汀比至生松原其兵能屬者五十餘人而已

遂走高祖九州軍記○藤光按九州治亂記宗像追考記略與本書同皆以為立花城下及

葦屋生松原一日三合葦屋北距立花八里生松原南六七里相距甚遠立花戰勝追至二所無有此理

故今不取本書又言生松原之戰公為親種所敗是由天正七年八月十四日事誤耳

公納問註所氏無幾有娠八月生女公子後筑士庶皆

賀公問名前肥加瀨僧增吟名閻千代以先人主水

為傳豐前覺書○本書係十二年疑誤

立花已平公留統前筑事曰杵鑑速吉弘鑑理移軍太

宰府復攻寶滿當是時秋月種實已降城井長野千

手等豐筑諸豪勢益強盛然以古所休松之戰畏公

又聞其敗藝師將攻秋月益懼使使詣長谷山軍因

曰杵式部請降田原氏之族與種實有姻為謝罪曰

曩者種實背叛略有郡邑其罪大矣今願盡納其地

獨食先人之邑以事君豐侯許之以其弟元種為質

千手長野宗像及前豐前筑反者皆降豐侯命種實

殺齋藤勘解由勘解由舊豐臣種實之反自火其家

奔之又多招豐府士據寶森以絕豐筑路故豐侯命

卷二
誅之。種實遂殺勣解由獻其首。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略同。○葆光按。立

花記。此條係龍造寺隆信降後恐誤。

龍造寺隆信已并蓮池。降大村松浦有馬。勢益張。豐侯聞之。以爲不蚤誅將蠶食隣邑爲禍益大。以熊本留守菊池鎮成爲將。伐之。鎮成豐侯叔父義武子。統肥豪帥二十餘人。并豐諸將木付國崎利光大鶴古莊兵萬五千人。十一月。濟地粟之津。略三根基肆養父三郡。鎮成軍今山。曰杵式部軍高尾。以薄佐嘉。隆信使其臣太田賀江二人僞降。謂鎮成曰。隆信收諸

豪妻孥爲質。諸豪皆爲其所脅不得去。城中有兵三萬。急攻恐不能下。隆信頗能用兵。少小戰鬪輒得克勝。然固畏豐師不敢出戰。不若持久以蹙之。力屈氣沮必自降。鎮成以爲然。按兵不進二十餘日。十一月二十八日。隆信母桂銀召隆信曰。鎮成年少。始雖精勇。今當益怠。夜間出兵。明旦敵未起襲之。可敗也。隆信曰。高尾軍恐躡我。請分兵拒之。桂銀曰。今山敗。高尾軍燿矣。無能爲也。隆信卽擐甲上馬。士相與從之。夜寒甚。隆信呼於道曰。速作粥食士。軍還倍償。夜半至

境原有兵一萬八千。葆光按隆信之出當留兵守佐

記舊本作五千為是今山兵一萬五千疑亦太多據死者九百不過萬人許也黎明建旗幟

鼓譟鎮成猶未起一軍驚擾不戰走鎮成自度不免

與親兵十四人入妙光寺佛堂閉戶自殺死者九百

餘人傷者不可勝算隆信之出桂銀使城中老弱每

人執火繩出東門外式部老將常遠斥候候騎歸報

曰敵出銃手數千於城東將襲我也即命嚴備以待

敵遂不至明日昏暮聞今山敗憤為敵所賣進

攻佐嘉兵多道亡比傳城裁二千人隆信逆戰至夜

半遣龍造寺家治率兵從牛嶋出其後式部力戰屢

却敵從卒略盡身被數創不能復鬪脫甲以兩刀自

貫其腹死隆信盡封所獲尸號曰白杵塚九州治亂記○九州

軍記豐將吉岡宗歡齋藤鎮實等軍前筑御笠攻高橋鑑

種聞今山軍敗馳救之至則式部已死隆信入佐嘉

遂收入後筑過歲十二年舊作十一年今據九州治亂記正月十一日豐

侯親將伐隆信使公及白杵鑑速吉弘鑑理先赴高良山

作營於吉美嶽召二豐二筑後肥之師月終豐侯至

高良山豐前覺書○葆光按豐侯軍高良山九州軍

記九州治亂記並為五月六日大友興廢記

為元龜元年。皆誤。

二月。公伐前肥。筑紫廣門。援隆信。予從日田。先進擊廣門。却之。公賜來國俊刀。明日再賜書褒賞。御讓狀下同。○葆光

按。據此書。二月豐侯尚在日田。豐前覺書以為正月至高良山。亦誤。

三月二十三日。戰於前肥神崎蓼村。所部士有功。頗被創。公賜書以賞。上功簿簡首有公押字。

豐侯在高良山。五州兵皆至。日置酒高會為歌舞。務出新意。從軍者爭寫其歌曲傳之。至三月不肯出兵。公諫曰。君燕樂已甚。請急進兵擊隆信。豐侯許之。命公

及鑑理鑑速為先鋒。進濟筑後河。留後豐兵為親衛。公與鑑速屬前豐二筑師軍朝日山。鑑理屬後肥師軍水上。諭隆信速來見公謝罪。否必屠之。隆信不應。豐師進略蓼神崎。公軍姊村。鑑速軍境原。距城里餘。隆信不敢出一卒挑戰。二十日許。一夜軍中訛言。隆信將襲鑑速營。衆頗懼。豐侯軍師石宗謂鑑速。公且治軍。僕將往戶次子軍與謀。至則公既寢。就卧內見之。公使小校將弓銃手二十人往。謂鑑速曰。聞軍中恒擾。公亦速說甲就寢。鑑速

從之。軍乃定。天明公督諸軍進半里許。徹民舍半燬者。建營。隆信使納富越中來。贈以白馬。曰。久勞軍事。往者有命。至高良山。見公。遷延未果。今將親詣軍謝罪。幸有以教之。公曰。是緩師而已。受馬。謝其使不見。居月餘。隆信不至。陰與種實鑑種等謀。乞師於藝。後肥城親賢屬鑑理軍水上。隆信使謂之曰。藝援將至。擊殲豐師。子若與我。當為言藝侯。親賢退舍。肥師盡移軍南關北關。諸將聞藝師將出。皆還次高良山。豐侯曰。藝師至。逆擊擠之海而已。公諫曰。軍事姑以

任臣。君宜與親衛先歸。豐侯乃率麾下兵先歸。命諸將待藝師至共戰。公與鑑速等謀。遣使謂親賢曰。聞藝師將踰海而西。待其至。擊麇之。肥人或懷反側。事定無復望。食其土。親賢即引兵來會。豐師將自太宰府進。種實鑑種聞之。出兵觀音寺水城以遏之。豐師更從勝山麓。竝園邊河。至早良那珂二郡。傍山而軍。公與鑑速等將進軍博多箱崎。會大雨中川水漲。止次警固藥院赤阪。箱崎座主憐清二條公之子。其母到明侯妹。與豐侯為外兄弟。豐侯義鑑初八幡田中門跡

幸清與防侯義隆善。因請憐清爲弟子。在防州山口落髮。旣而爲箱崎座主。素好武。聞鑑種築巖屋。扼豐師。亦築賀良山。以禦巖屋。自以千五百人守之。使寶滿秋月。不得與藝軍通問。豐侯之次高良山。座主使先人從公受事。遂從至中川。公軍阻水。糧運不屬。因告公乞餉。座主公許之。間關至賀良山。以告座主。座主使往箱崎具餉。以藝師軍立花。箱崎老弱皆逃去。獨壯者在耳。多方營求。具餼糧酒魚鹽。豉薪樵。舟載至中川。諸營人皆出觀。恐爲其所搶奪。乘脚艇與篙

師一人至公營。號原尻勘介甫藏主。觀者以告。公士至。因言狀。麾舩泊岸。盡以物致公營。公悅甚。作書授篙師。齋至賀良山。旣而水漸落。公將移營。召先人曰。汝受座主命。久從軍甚勞。今致書座主。請汝屬我。我知汝能。汝爲我聽。采前肥後筑事。先人固辭不許。公又命因幡大藏丞謀前筑。皆納載書而行。公遂進濟多多良河。使謀往視藝軍。藝軍數萬。從葦屋汀聯營。至立花山下。樓櫓數重。建市街。設門閭。貿易雲集。歸具以伏白。諸將議。藝師舟載器械完美。我師陸運。不

免粗惡。然戰以勝為主。不在觀美。宜部署下營。大軍均服上長尾山。視下營處。五州之兵盡會。軍容太盛。藝人皆出觀。立花鑑載之誅。豐使曰杵進士津留原。掃部奴留湯融泉。成立花。九州治亂記融泉作主水。蓋至水後更名融泉也。藝師至。攻拔之。給進士等以舟。送入柑子嶽。蘇光按。豐府遣白杵鎮廣為柑子嶽留守。稱政所。以統前筑事。故藝人送進士等入柑子嶽也。使少卒守立花。屬豐師驟至長尾山。仍以其卒據城固守。豐前覺書高橋鑑種與龍造寺隆信謀啓藝人。當是時。藝已略山陽山陰諸州。屢遣兵攻海西。不得志。至此復出兵。豐

侯聞之曰。藝師至。隆信等益猖獗。宜及其未至急擊滅之。正月。發前豐後筑兵。并前年所遣今山戍兵三萬餘人。仍軍今山。眾以菊池鎮成之。敗頗懼。古岡宗歡笑曰。勝敗在人。此便地可據。無徒可也。隆信率兵二萬拒豐師。二月至三月。二月舊作正月。三月作二月。今據御讓狀改之。屢戰姊境原間。宗歡謀作書。贈隆信將古館及肥豪帥八重犬塚等。陽如與有約者。約矢射之。不應。九州軍肥將書云。公等改過自效甚善。具以自豐府。宜速啓吾軍共致克捷。又射他軍。或得以獻隆信。隆信曰。是聞我耳。若有異謀。豈容宜露如此。